

「红飘带」在心中飞扬

■向贤彪

——

新兵训练的地点,位于龙里县一个名叫猴子沟的地方,山势陡峭。当年中央红军一部长征路过此地,曾在这里作短暂休整。当地反动民团发现红军的踪迹后,组织数百人进山“围剿”。不少红军战士来不及撤退,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反动民团离开后,附近的苗族老乡赶到这里。他们感念红军到来后帮助苗寨做的一切,悄悄将牺牲的红军战士遗骸收殓安葬。他们还从自家房前屋后挖来松树苗,栽种在被反动民团烧毁山林而留下的废墟上,称作“红军林”,作为寻找红军墓地的标识。

新兵训练期间,我担任连队通信员。指导员熊占国带着我和另外几名战士,在走访时了解到这段历史后,便让老乡当向导,涉水过河、攀登崖壁,找到隐蔽在山林中的烈士墓。我们和老乡一起清除杂草、修葺墓地,并在烈士墓前新栽下一片幼松,将其称为“信念树”。

新兵训练结束时,我和同行的几名战友约定,以后每年清明节都来这里祭扫红军墓,还要照顾好新栽下的松树。在贵州服役的7年间,我年年如约而来,为红军墓地除草垒石,给松树护根培土。当年苗族老乡栽下的“红军林”连同我们新栽的“信念树”,成为凝固的红色记忆,在我心里扎根。

二

1974年10月的一天,正在政治处值班的我,接到上级政治部门的电话,内容是:来年1月是遵义会议召开40周

年,为纪念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召开,经上级与地方有关部门联系,决定举办“长征知识问答”和“我心中的长征”读书征文活动。优胜者除在部队作巡回演讲外,前10名还将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并为遵义会议会址站一班岗。

按照上级要求,政治处很快拿出计划,并以团党委的名义作出部署。一场“学习宣传长征知识,做长征精神传人”的活动在全团拉开序幕。

那段时间,我白天忙本职工作,晚上挑灯夜战,把红军长征知识整理成卡片熟读熟记,读书征文也一改再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通过团里的选拔赛和上级组织的决赛,光荣地成为前往遵义会议会址站岗的10名哨兵之一。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1975年1月17日晚上8点,我穿上崭新的军大衣,腰系武装带,佩戴手枪,与遵义军分区哨兵双双走上哨位。那晚很冷,北风刺骨,直往领口灌,但我心里热乎乎的。我笔直地站在哨位上,望着遵义会议会址二楼的灯光,遥想当年遵义会议的情景,不觉想起一首歌:“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警卫战士窗前过,心里歌唱东方红……”能为遵义会议会址站一班岗,我心里涌动的不只是一种光荣感,更有赓续红色基因、传承长征精神的责任感。

三

1976年盛夏,时任排长的我带领全排30多人,在外执行输油管道铺设任务。其间,连续的暴雨冲垮了出山唯一的公路,我们驻扎的加禾村集体粮仓也被冲毁,还有不少村民房屋被损坏。

灾情就是命令。我向连队报告后,连里决定暂停施工任务,全力救灾。一连几天,冒着酷暑闷热,我们帮助村民抢修房屋、清理村道、抢种庄稼……但出山的公路破坏严重,一时难以修复。

一天,炊事班长王日正向我报告说,村里集体粮仓受损,村民自家存粮又不多,一些村民开始断粮,想向我们借一点粮食。我当即与几名党员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虽然我们的存粮也不多,但我们一口饭吃,就不能让村民挨饿。于是,我们拿出一半存粮,由炊事班长按照事先掌握的缺粮情况,挨个送到缺粮的村民家中。村民们看到解放军来送粮,激动地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

原来,加禾村也是一片红色热土。当年红军长征路过这里,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老乡们腾出房屋给红军住。红军积极帮助村民做事,还沿途筹集的军粮分一些给缺粮的老乡,军民结下深厚情谊。

一连数日与外界隔离,我们的存粮也快见底,只能减少每天的定量,搭配吃一些储备的干粮。一天,战士李征远向我建议:“排长,平日施工时,我看到山上有不少可以吃的野菜,何不就地取材,挖一些野菜作为补充?”我觉得这个主意好,但谁认得可以吃的野菜呢?李征远自告奋勇:“我爷爷和战友们当年正是靠挖野菜吃,才走完了漫漫长征路。他教会我许多识别野菜、烹制野菜的方法,此事交给我就是。”

李征远带着几名战友上山,采回一大筐野菜,边清洗边教大家辨认:“这是马齿苋,适合凉拌,清脆爽口;这是蒲公英,掺玉米面蒸着吃,绵软清香;这是苦苦菜,揉搓挤掉苦汁后,适合与鸡蛋一起做汤;这是青蒿,取嫩叶熬粥,清香无比……”

那些天,我们每天都派人去山上挖野菜,由李征远当师傅,教炊事班的同志烹制。因此,大家每餐都能吃上四菜一汤的“野菜宴”,度过了半个多月缺粮的日子。

完成任务归队后,连里给予李征远嘉奖一次。他高兴地出口成诗:“红军长征路途遥,野菜充饥士气高。我辈让粮吃野菜,架起军民连心桥。”

国防纪事

大地作证

■周 鹏

那些倒下去的身影
仍保持着冲锋的姿势
被月光浇铸成山脉的走向
弹壳在泥土里生根
长出不朽的番号

我知道每一粒沙都曾是岩石
每块岩石都曾发烫
当风从垭口灌进来
依稀还能听见
某个凌晨
有人用最后的气力
把没喊完的口令
憋进石壁

指导员说,这叫血脉
班长说,这是传统
而我跪在地上

往水壶里灌那条界河的水
忽然明白——
有些东西不必命名

当我站在哨塔上
看见晚霞把界碑染成军旗的颜色
看见新兵在跑道上
把影子甩得很远很远
看见炊事班的烟囱
在雪山上画出一横一竖

豁然懂得
大地收着所有
收着弹片,收着呐喊
收着那些没寄出的信
和信里发烫的字
然后慢慢
把它们探进春天的草根

军旅点滴

陆军工程大学某基地某连一级上士李德祥说,这辈子里都忘不了战友那一声喊。

那年盛夏,兄弟单位某营区供水设施突发故障。钻机在石英岩层上啃了一天,终于在80米深处打出了水。

一个黑脸膛的战友冲上来,接了满满一壶水,仰头痛饮,扯开嗓子喊了一声——“甜!”

那一声喊,像一颗石子投进李德祥的心湖,漾开一圈又一圈涟漪。他站在钻机旁,浑身泥浆,满脸汗水。那一刻,他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踏实。

入伍10多年,他把光阴一寸一寸地埋进岩层深处。那双满是老茧和伤疤的手,就是证明。

一

李德祥的双手手掌宽厚,指节粗大,掌心横七竖八地堆叠着疤痕和茧子,硬得像披了一层铠甲。

“刚入伍那会儿,可不是这样。”他笑了笑。

2010年12月,李德祥戴着大红花走进军营。新训结束,他被分配到道路桥梁专业。2012年,因岗位需要,他被调剂到给水专业。“给兵?修水管的?”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不痛快。整天跟冰冷的钻机、管路图纸打交道,他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兵。

第一次出任务,现实就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驻训点水管突然爆裂,泥水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李德祥跟着班长冲上去关总阀,双手握住轮盘的那一刻却愣住了——阀门锈死,纹丝不动。他用尽力气,轮盘只发出刺耳的“嘎吱”声。慌乱间,水管接口的毛刺蹭破他的掌心,血珠混着泥水往下淌。

班长让他在一旁处理伤口,自己蹲下来喷除锈剂,用管钳敲打阀体。关阀、切割、热熔、对接,一气呵成。干完

一瓣心香

离家日久,回忆成为一种习惯。家乡的一草一木、一事一景经常萦绕心头、进入梦境。特别是村头那棵酸枣树,已在我的记忆中烙下思念的印痕。

村里没人知道它有多少岁。村外山坡上随处可见野生的酸枣树,然而没有哪一棵像它那样粗枝高大。它倔强地深扎在东崖头的岩石中,正对着村头的公路,热情地迎接八方来客。

孩童时,奶奶经常站在树下目送我上学、迎我回家。放学后,树下的麦场便是孩子们的乐园。我与伙伴们在这里玩沙包、捉迷藏等游戏,总是忘记回家的时间。盛夏,树下是最好的乘凉境地,我经常随奶奶到这里闲坐聊天,在晚风中数天上的星。秋天,面对满树玛瑙般的酸枣,我总忍不住爬上去摘。这棵酸枣树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默默陪

握 水

■王 畅 曹 瑞

这些,班长指了指不远处的训练场,说:“战友们顶着烈日练战术,没了水,训练就得停。咱给水专业的兵在幕后,却是战斗力的‘隐形后盾’。”

清水重新涌出时,战友们的欢呼声震耳欲聋。李德祥忽然明白,手中这把管钳连着战友的健康,连着训练的进度。

从那以后,李德祥像变了个人,白天跟着老兵拆钻机、认滤材,晚上啃读《给水工程手册》。手上的血泡破了磨成茧,老茧套新茧,他从没喊过疼。

有一次,班长带着他去抢修爆裂的水管。零下10多摄氏度,李德祥第一次下检修井,井底积水没过膝盖,冰冷刺骨。他在井下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手冻得握不住工具。班长在地面喊着让他上来,他却咬着牙继续坚持。等完成抢修爬上地面,他的两条腿冻得没有了知觉,回去暖了一宿才缓过来。

对给水专业从“瞧不上”到“离不开”,李德祥记住了一个词——握水。这不是专业术语,是战友们想出来的词。一个给兵兵的“握水”,握的不只是管道和阀门,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坚守和说不出的疼。水从指缝间流走,但职责握住了,就再也松不开。

二

那场考验,来得毫无征兆。

2019年秋天,驻训点大范围围水。李德祥带着下士曾成沿管线排查。蹲在检修井旁盯着水表,李德祥发现水表转速时快时慢。他把耳朵贴在水管上听了听:“是管道进气,形成了气堵。”

李德祥沿管线往回走,走到一处低洼地段——前几天下暴雨导致积水,地面塌下去一小块。他扒开浮土,发现管壁上有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纹。

麻烦在后头。裂纹在两根管道接头处,操作空间小,管钳施展不开。李德祥脱了外套,侧身挤进夹缝,手臂勉强够到管道接头。“把小号管钳递给我。”他单手操作,用管钳一点一点拧开所有螺栓。他取出损坏的法兰,快速换

村头那棵酸枣树

■邱顺利

伴我成长。

酸枣树是坚韧的。它见证了村子的盛衰和变迁,从没有因土薄雨少而气馁,没有因硝烟摧残而折腰。历经风霜侵袭,它依然能够在来年绽放细碎的花朵,结出酸甜的果实,用最朴素的方式回馈这里的人们。

酸枣树浑身是宝。它的根疙疙瘩瘩,去皮光滑,是根雕的好材料;它的枝条坚硬带刺,常被人们做成篱笆,用来守护果园的安全;它的嫩芽可自制成茶,降压去火。最让孩子们喜欢的,还是它的果实。从春天挂果那天起,日渐孕育中的酸枣便成为孩子们心头渴盼的圣品。夏日炎炎,树上的酸枣渐渐黄熟。到了秋天,满树酸枣渐次变红,犹如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头,勾起我们要摘的冲动。

那时,我不顾磕碰划伤与蚊虫叮咬,抱着又粗又硬的树干,三下五除二便爬到树上。树上的枝条纵横交织且带着尖刺,我灵活地在躲闪间,总能找

握 水

■王 畅 曹 瑞

上新法兰,再拧紧螺栓。手指磨破了,血沾在法兰上。

“班长,换我来吧。”“马上就好。”最后一颗螺栓拧紧,李德祥从夹缝中退出来,肩膀蹭破了皮。他快步走到泵房按下启动键,清亮的水柱“哗”地涌出来。

任务结束后,李德祥低头看自己的手,指节上添了一道新伤,用创可贴缠了两圈。第二天一早,曾成在他的桌上放了一管护手霜,李德祥想了想,把它塞进抽屉里。他笑着对曾成说:“这东西太滑,手上抹了就握不住管钳。”

曾成是李德祥带的兵,刚分到班里时连阀门正反都分不清。李德祥把他带到泵房,每一个阀门、每一段管道挨着讲。曾成觉得“班长太较真”,李德祥不管这些,只管给他传授业务心得。后来,曾成通过自己的努力,专业技能突飞猛进。

那年冬天的一次抢修中,李德祥跪在冰水里操作,曾成要拉他起来,他说:“你还没经验,看着就行。”抢修结束,李德祥的裤腿都冻硬了,回到连队就开始发烧。曾成陪他就诊,真诚地说:“班长,你教我的,我都记着。下次让我上。”李德祥笑了:“行!”

三

“咔嚓!”钻杆断了,年轻战士的眼神瞬间慌了。

李德祥猛地一跺脚:“慌什么,咱给水专业的兵就是来啃硬骨头的。”

2024年夏天,兄弟单位某营区断水,求助的电话打了好几遍。李德祥正在泵房检修设备,连长跑进来一说,他放下扳手转身就往外走。

技术组在山坳找到水源点,但地下是坚硬的石英岩层,能把普通钻头崩断。一级上士辛以鹏看着李德祥:“不干?”

“干!”李德祥说。

换上特种合金钻头,钻机发出沉闷的嘶吼,一米一米往下拱。李德祥全程守在钻机旁。钻到70米时,辛以鹏喊道:“声音不对!”李德祥扑过去趴在地

上,耳朵贴着钻杆——声音从沉闷变成尖锐。他猛地站起来:“降速,降两档。”钻机转速慢下来,他趴着又听了一会儿,松了口气:“好了,继续。”

到80米时,沉闷的撞击声里,终于传来期盼已久的“哗哗”水声。

后来,这次任务中换下的钻头被收藏在连队库房。新兵陈本龙打扫卫生时,不经意间看到它,问:“班长,这个钻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李德祥说:“这是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换下来的,地下全是石英岩,钻杆断了一根……”陈本龙问他当时慌不慌,他想了想,说:“不慌,就是不敢松劲。”

那天下午,李德祥带陈本龙走进泵房,让他把手贴在主管道上:“啥感觉?”

“有点麻麻的。”

“这就是水的脉搏。以后修管道不能光靠眼睛看,还要用手摸、用耳朵听。管道会告诉你,它哪儿不舒服。”

陈本龙记住了班长的话。

李德祥常常带陈本龙巡检,走在管线上会忽然停下来,让陈本龙去听管子里的声音。有一天,陈本龙突然说:“班长,连队东边那段管子的声音不太一样。”李德祥立即说:“走,去看看。”果然是接头松动。修复后,李德祥拍拍陈本龙的肩膀:“不错,你会听了。”

李德祥想起多年前那个夏天,第一次跟着班长去巡检。班长趴在一处地面裂缝前,耳朵贴地听了很久,说底下有渗漏。李德祥不信,班长揭开覆土垫层,果然发现有一根管子裂了口。他问班长是怎么听出来的,班长说:“地面和管子会说话,你听久了就会懂。”

多年过去,李德祥听懂了。他觉得,当年班长说的话和现在战友们说的“握水”,是一个道理。所谓“握水”,就是把手紧贴大地,去握紧那些看不见的流动——在冻土层下,在岩层缝隙里,在地面裂缝背后。

一个周末的晚上,李德祥翻出那本卷了边的《给水工程手册》,扉页上还有当年班长写的一行字:“水在哪儿,兵就在哪儿。”李德祥想了想,在下面加了一句:“兵在哪儿,水就在哪儿。”

一个周末的晚上,李德祥翻出那本卷了边的《给水工程手册》,扉页上还有当年班长写的一行字:“水在哪儿,兵就在哪儿。”李德祥想了想,在下面加了一句:“兵在哪儿,水就在哪儿。”

困难。短短两年间,我在部队当了班长,并如愿考取军校。

入学报到前,我回了一趟家。那一次,我专门搀扶奶奶去看酸枣树。它依然矗立在村头,枝繁叶茂。我轻轻抚摸它干裂粗糙的树皮,仿佛在同熟悉的家人告别。临行前,奶奶在我的行装里塞了一袋刚煮好的鸡蛋,对我千叮万嘱咐。她把我送出家门,依旧站在那棵酸枣树下目送我离开村子,奔赴新的梦想。

20多年间,我每次探亲归队前,奶奶总是站在那棵酸枣树下送我远去。听家人说,奶奶思念我时,就会来到酸枣树下望向远方,盼望我回家。她病重期间,还常念叨我的名字。

2020年10月,过完98岁生日的奶奶安详离世。彼时,我正在外执行任务,没能回家看奶奶最后一眼。几个月后,我休假回家,看到奶奶的老屋、门前的小路、村头的酸枣树依旧如初,只是我再也看不到酸枣树下,奶奶拄着拐杖等我回家的身影。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剪纸)

刘松柏 王洪生作